

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剧目评论专题

寻找一种有意味的形式

杨扬



一些观众在欣赏舞蹈时,与欣赏一般舞蹈片段不同,常常是一边观看舞蹈演员的精彩表演,一边在寻找舞剧的故事线索。

这部舞剧最大的创新点,在于凸显了舞蹈自身的价值,让舞蹈回归舞蹈。编舞和导演将观众的注意力拉回到舞蹈,而不是故事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习惯于躺在文学叙事上,用身体和脚尖讲故事,舞蹈变成了一种阐释故事的辅助手段,而不是表演主体。

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成功,首先就是在故事之外,展示了一种舞蹈叙事的可能。

风雨交加的夜晚,李侠匆匆赶到裁缝店,寻找已牺牲的老裁缝留下的情报;而另一边,他的妻子兰芬坐上了一辆来路不明的黄包车。

现实平行时空与想象时空空叠,富有电影大片的画面感以及“无声胜有声”的律动,很难想象这些语汇能融合在一部舞剧中。

用谍战群像折射诡谲时代

谍战剧一般都是单一主角的叙述模式,但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罕见地设置了9个主要人物,且在剧中几乎都拥有“双重身份”。



茅善玉与钱思剑在《敦煌女儿》中搭档

关于上海沪剧院历时近8年反复打磨的现代戏《敦煌女儿》,自2018年5月起,笔者分别在东方艺术中心、上海大剧院、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厅三次观看了演出。

创编这样一部描写全国道德模范、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真人真事的剧目,其很大的难度在于:不能为了“戏”好看便进行过多虚构,否则,樊锦诗本人这一关就通不过。


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,李侠与兰芬正在察看密电码情报

调与特征,成为主宰舞台的主要因素。总编导韩真与周莉亚在答记者问时,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如何用舞蹈表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。

以及旗袍舞等核心片段,也完全摆脱了影视剧中那种鱼目混珠、泥沙俱下的风尘味,显得清新脱俗,别有一种情调。

舞剧将中共地下工作者与谍战勾连,或许是受到当今通俗文学与流行影视剧的启发,但对于舞剧而言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尝试与拓展。

关于同龄“英雄”的青春对话

胡凌虹

在结构上做了多线并进的尝试,舞台上不时出现多个平行空间,进行跨时空的叙事,常见于现代电影中的表现手法自然地融入舞台艺术。

舞剧中不仅呈现了李侠这位英雄,还有兰芬、裁缝掌柜、小裁缝、黄包车夫以及多位牺牲战友等社会不同阶层的革命者形象。

用心理的真实呈现人物的真实

红色题材无疑是一个富矿,承载着恢宏历史与民族精神,让人遗憾的是,如今,不少真实的革命故事或被写得非常虚假,沦为娱乐商品。

《敦煌女儿》:平凡中见伟大 本真中显精神

朱恒夫

标与普通观众的审美期待存在着一定差异,前者期望通过模范人物的事迹对人们进行理想、品格教育,而后者进剧场是为了赏戏,并不是来当英模报告会听众的。

然而,这些困难都被以茅善玉为首的创演团队克服了,进而得到广大观众、戏剧专家和樊锦诗本人高度的认可。

中国人身上优良的核心品格,即安分守己,踏踏实实地把自己所承担的那份工作做好,以尽自己的责任,堪称优秀的民族精神之一。

演者编了一份人物小传,15岁,日本鬼子害他家破人亡,牺牲时年仅三个月零七天。两位青年编导在排戏时非常注重人物的情感逻辑。
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发挥了舞剧长于抒情的特色,还加入了很多意识流层面的表现形式,把人物内心的忐忑、痛苦、纠结等情绪,通过极具表现力的肢体视觉化,呈现了真正有血有肉的人物。

用克制的态度对话历史,勾连当代

谍战剧之所以吸引观众,在于看似平静下的暗潮涌动,千钧一发之际的绝地反击,以及剧情的不断反转所带来强大的戏剧张力。

合,大大强化了抽象艺术的视觉冲击力,也大大增加了谍战的紧张气氛。如果说,舞剧是从终止文学性的想象开场的,那么,舞美就是复活文学性的想象。

作为主旋律舞剧创作,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触发了人们思考很多与当代艺术探索相关的问题。最突出的就是舞蹈的本体建构问题。

突破性的舞蹈话语变革所造就的全新舞剧,或许还有待时机,但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带给我们对当代舞蹈话语变革的期待和憧憬。

全剧的舞美空间很简练,淅淅沥沥的雨声和紧张的音乐节奏,撑着黑伞行色匆匆的黑人,压抑的电梯间,几个元素的叠加,便不断营造出紧张悬疑的气氛。

在战争中,夫妻离别总是让人万分心碎,但不少主旋律作品因过多展现恋恋不舍乃至嘶力竭的外在情状,而让革命题材剧变成你侬我依的爱情戏。

复杂的谍战剧情,新的叙事手法,这些元素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,当然还可不断打磨完善。但无论是加法还是减法,重要的是,今天红色题材的创作是为明天写昨天的故事。

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、福建省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歌剧《松毛岭之恋》(见下图),以1934年发生在福建长汀县的松毛岭战役为背景,讲述客家姑娘阿妹送别掩护红军长征的丈夫阿根后,默默地守候在家中孝敬失明的婆婆,忍辱负重拉扯自己的儿子思军和红军遗孤思红,矢志不渝地等待丈夫的感人故事。

《松毛岭之恋》:让板腔音乐重回民族歌剧

智联忠

在中国歌剧的发展历程中有一批典型的代表剧目,如《白毛女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洪湖赤卫队》《红珊瑚》《江姐》等,充分吸收这些创作经验和成果,是进行新创作的必由之路。

《松毛岭之恋》则再次沿用了这种创作思路,运用板腔音乐回旋手法写唱段,同时融入龙岩当地山歌等民间音乐素材。这样一来,从传统上沿袭了戏曲艺术的手法 and 情感符号,从文化上吸纳了地域音乐的鲜明特征,也就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本土题材在音乐听感上却是完全西洋化的,既贴近表达内容,也与唱词和本土语言相吻合契合。

歌剧是一门综合的舞台艺术,戏曲艺术讲究“唱念做打”,民族歌剧也必须弥补自身在表演等方面的不足,深入剧情,剖析人物内在情感,注重艺术呈现的完整性。

《松毛岭之恋》对阿妹和阿根这一对恋人为国家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书写是厚重的,作为国家文旅部“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”2017年度首批重点扶持剧目,该剧探索提升的脚步没有停止。



煌,美丽的妻子离家而去,他也在所不惜;为了敦煌,他准备从莫高窟的九层楼上跳下,以自己的死来阻止无知者的破坏。

平心而论,如果仅仅是因为在敦煌工作了50多年,樊锦诗并不会为人们如此敬仰,待这么长时间的人毕竟不是一两个。她被人们由衷钦佩的根本原因,是在这个多世纪里克服了种种困难,让生命放射出了耀眼的光华。

樊锦诗是伟大的,也是平凡的,她所经历的困难也是许多人都曾有过的,所以,审美者与对象之间没有距离感,樊锦诗的品质与情操,不是“高山仰止”,而是能够拨动大多数人心弦,虽然可敬,但是可学。

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资金